

笔会文粹 1999

默守高尚



文匯出版社

笔会文粹 1999

默守高尚

藏书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默守高尚: '99 笔会文粹/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0. 6

ISBN 7 - 80531 - 764 - X

I. 默... II. 文...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978 号

默守高尚

编 著/文汇报笔会编辑部

责任编辑/叶义辉

特约编辑/叶米羊 万瑾华

封面装帧/陶雪华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复旦大学印刷厂

装 订/上海虎林装订厂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00,000

印 张/18.375

印 数/1 - 5100

ISBN7 - 80531 - 764 - X/I · 93

定 价/30.00 元

目 录

季羨林	人间第一爱	(1)
施蛰存	《唐碑百选》缘起	(3)
希拉克〔法〕	法国总统致杨绛	(6)
张贤亮	亦师亦友说谢晋	(7)
余光中	华于春者实于秋	(12)
成方圆	和《音乐之声》相处	(16)
唐达成	怀荃麟	(20)
唐振常	长留风范教后生	(25)
流沙河 丁 聪	Y 先生语录	(29)
祝 勇	重读大师	(31)
黄永玉	北向之痛	(34)
吴 正	块面欧罗巴	(40)
陈四益	看人挑担	(43)
徐开垒	迟写的后记	(49)
周国平	勇气证明信仰	(51)
安立志	打着灯笼也难找	(55)
许觉民	何其芳之言与不言	(57)
张建一	钟爱法国歌剧	(61)

陈乐民	徐光启和培根	(66)
杨燕迪	“误人”音乐	(70)
冯国勤	九曲桥的畅想	(74)
李少君	文化的附加值	(78)
冰 心	冰心书简	(81)
冯骥才	冰心百岁	(86)
蒋子龙	不敢妄谈美国	(90)
王朝闻	用自己的眼睛看黄山	(95)
贾平凹	听来的故事	(97)
雷抒雁	翻飞蝴蝶乱纷纷	(99)
江 迅	寻找司马长风	(104)
久保麻纱〔日〕	在那一片纯蓝色之中	(108)
潘旭澜	秦熹修史	(111)
赵清阁	悼冰心	(115)
萧 乾	萧乾致赵瑞蕻	(119)
杨 苡	又一片树叶落下	(121)
陈 村	七十年代的姿势	(123)
资中筠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126)
萧关鸿	远方的疼	(131)
杨少蕾	中国芭蕾十议	(136)
李子云	仁者之风	(147)
周 涛	迁徙者的家园	(153)
沈致远	漫游粒子奇境	(157)
高 低	不是水淹七军,是水“浮”七千	(162)
石 湾	长篇小说“高产”之忧	(164)
华君武	为小丁作藏书票	(167)

肖复兴	战火中的音乐会	(170)
郑 重	一篇没有写完的访问记	(174)
柯 灵	“飘”风三弄	(182)
金开诚	重读还珠楼主	(187)
葛剑雄	世 风	(193)
李国文	国货意识	(198)
韩美林	为鸱鸢匡正	(203)
流沙河	四面看庄子	(207)
金克木	孔乙己夜谈	(210)
袁 鹰	千古文章未尽才	(215)
顾行伟	傲岸独啸雄风健	(218)
巴音博罗	艺术是历史的乡愁	(220)
程乃珊	写不尽的上海故事	(224)
王小妮	感激棉花	(228)
赵丽宏	我向往的城市之美	(230)
张 炜	运河谈片	(236)
郁 风	雾都重庆觅当年	(243)
李德伦	我所认识的贺绿汀	(254)
冯其庸	二十年摄得黄山魂	(262)
何立伟	感 动	(266)
明 远 赵 青	“四条汉子”的性格	(268)
曾敏之	求与无求	(276)
秦 怡	五十年前的今天	(279)
聂华苓	从玉米田来的人	(282)
王安忆	城市的边缘	(289)
曹 雷	想起了闻捷	(291)

舒巧	世界在哪里?	(295)
唐斯复 余秋雨 马兰	关于黄梅戏《秋千架》	(299)
朱铁志	小风流才子	(305)
王昆	我的三叔王鹤寿	(308)
金炳华	讴歌新生活 迎接新世纪	(311)
顾正秋	思念上海	(314)
邓刚	极致	(318)
张中行	实况与教条	(321)
焦国标	文坛侠客	(325)
黄宗江	魏明伦的“情人”们	(328)
韩少功	智者的犹疑与诚者的审慎	(336)
伊人	假如我是孟波	(340)
李玉茹	从跑宫女到唱正戏	(343)
陈思和	美文与谈吃	(347)
陈长林	朋友的膨化	(350)
邓高如	梧桐有节可纪年	(353)
鲍尔吉·原野	幸福可以分为两种.....	(356)
黄裳	说《戏痴说戏》	(359)
史中兴	走出唐人街	(362)
子韦	究竟是谁赢了	(368)
马得	窦娥冤	(370)
吴祖光	女儿出书	(372)
邓一光	云上的兵	(375)
俞黑子	吟罢低眉无写处	(381)
杨岳鹏	“赖莎同志”姓什么?	(385)

何慧娴	生命有缘	(388)
启 功	观后感言	(395)
叶小纲	最想作的是“巴赫”	(399)
董 桥	科学家的挽歌	(402)
叶 冈	杂记两则	(404)
叶廷芳	魏玛歌德故居印象	(408)
闵惠芬	西北吹来秦川的风	(413)
陈燮君	终将热血荐轩辕	(418)
叶 辛	共和国五十年	(422)
陈祖芬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425)
吴冠中	横站生涯五十年	(440)
全一毛	林放杂文的命根	(444)
龚学平	迎接新世纪的艺术盛会	(447)
周 代	谢冰莹先生,你在哪里?	(449)
徐俊西	且说生态旅游	(454)
赵鑫珊	咀嚼文明 咀嚼人生	(456)
刘心武	玲 珑	(462)
周玉明	默守高尚	(465)
陈世旭	认识自己	(475)
盛大林	谁“推荐”农民?	(478)
周泽雄	史诗是什么?	(481)
吕子明	匆匆的年轻人	(485)
许 江	西湖论艺	(490)
梁晓声	朱师傅一家	(500)
杜卫东	那一脉青山,那一片天	(507)
钱谷融	谈王元化	(511)

李 辉	遗憾已是永远	(520)
易中天	个人问题	(529)
刘醒龙	用所有的心祈祷	(533)
肖 红	情铸澳门区旗区徽	(536)
陈明远	鲁迅一生挣多少钱	(540)
周汝昌	笔墨是宝	(545)
熊秉明	我与书法	(549)
席慕蓉	与美同行	(553)
符 号	约瑟夫的成分	(555)
周瑞金	长挟风云自卷舒	(558)
陈忠实	人生九问	(561)
冯骥才	永恒的震撼	(566)
潘 虹	有所思	(571)
樊天胜	沉思纪念碑	(574)

人间第一爱

季羨林

大千世界，爱有多端；但是最纯真、最无私、最无要求回报之心、几乎近于本能的爱，就是母爱。古今名人谈到母亲的文章，不胜枚举，我为什么只信“古今”而不讲“中外”呢？因为在这一方面，中外是不相同的。

谈到母亲，或回忆母亲的文章虽然极多，可是我在汗牛充栋的中国的古今典籍中，从来还没有见到哪一个文人学士把这方面的文章搜集在一起供人阅读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在年高德劭为众人所尊敬的锺敬文先生的启迪下，邓九平和他的友人们，付出很大的劳动和很多的时间，穷搜博采，搜集现当代数百位作家、学者、艺术家回忆母亲的文章，这种异想天开有如张骞凿空之盛举，完全弥补了上面提到的憾事。他们给学术界立了一大功，将会受到中国学术界以及一般人民的欢迎，这是毫无问题的。

谈母亲的文章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呢？每个人一生下来，受到人间的第一爱就是母爱，告诉他（她）人间并不凄清而

是充满了温暖的是母亲。但是人间毕竟不总是充满了温暖的，你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总是铺满了玫瑰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遇到欢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要分给母亲一份；遇到悲的时候，你只要一想到母亲，你就会立即喜上心头，化悲为喜，又抖擞精神，抬起头来，勇敢地冲向人生的前程。

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回忆能净化人的灵魂，我至今仍坚持此说。你可以回忆你的老师，回忆你的朋友，回忆你的所有亲爱者，所有这一切回忆都能带给你甜蜜和温馨，甜蜜和温馨不正是净化和抚慰你的灵魂的醍醐吗？但是，对母亲的回忆又岂是对老师对朋友等的回忆所能媲美的呢？

我是一个从小就失去母爱的人。这是我心灵中最大的创伤，虽起华佗或岐伯于地下，也是无法治愈我这个创伤的。我一生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花前月下，只要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眼泪便立即潸潸涌出。一直到了今天，我已是望九之年，还常有夜里梦见母亲哭着醒来的情况。嗟乎！此生已矣，我又不相信来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韩诗外传》上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古今同恨的事。唯愿读这一套书的读者们，仔细玩味每一篇文章中所蕴涵的意义，考虑一下自己对待父母的情况，再背诵一下孟郊那一首有名的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读者们如能做出应有的结论，庶不致辜负这一套珍贵的《新绿文丛》的期望。

（刊于1.2）

《唐碑百选》缘起

施蛰存

三十年前,我对汉碑开始发生兴趣,读《隶释》、《隶韵》、《两汉金石记》诸书,觉得应当为之增续。于是广收新旧汉碑拓本,稽考史籍中有关汉碑的记载,选成《汉碑叙录》及《汉碑年表》二书。其后兴趣扩大,凡历代石刻拓本,遇到即收。又推广至于金文,三代秦汉铜器铭文,亦渐入彀衍。荏苒十余年,所得滋多,至数千通。

我向来拙于书法,未尝用功于临池,对书法亦绝不关心。但在展玩历代金石文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并欣赏其文字结构及笔法。因此又进一步参考了历代书法理论。不久,就发现我国虽然极重视书法艺术,但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却非常贫乏,尤其是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我每得一碑,要看看前人的评论,总得检索诸家题跋。书既难得,所见不备。古人议论,或有互为牴牾辨难者,常未能穷其原委,判其是非。因此,我就想在这方面做一次总结工作。

唐代三百年,是书法极盛时代。分隶上承汉魏,而有所发展,蔡有邻、韩择木,自成唐隶。行草经太宗李世民的提倡,以二

王为宗,而孙过庭、张旭、怀素,皆能自立门庭,在继承中有独创。真楷融会南北朝之长,奠定了近代正书的体势,而虞、褚、欧、薛、颜、柳诸大家,又皆各擅姿态,愈变愈奇。此外则阳冰篆书,自许直接斯相,北海行笔,亦非前代所有,凡此种种,真有百花齐放之盛。所以我国书法演进的历史过程,汉和唐实是两个重要的枢机时代:汉人总结周秦籀篆,制定分隶,成为我国中古时期文字书写的规范;唐人总结汉魏以后的隶变,制定真楷,成为我国近代文字的书写规范。再加上行草书之被重视和发扬,不仅盛行于私人函牍,而且还用于堂皇的碑版。故讲究书法,分隶必以汉为宗,真楷必以唐为法。行草虽祖称羲献,然今人所临习,亦多为唐本。我既为汉碑作了结集,现在又计划为唐碑作一次选录。汉碑结集是从文献学角度编撰的,唐碑选录则从书法艺术角度出发。

我收聚唐刻碑志一千五百余种,字迹大多佳妙,今精选其一百种,各体书均有,以为唐人书法的代表。此一百种中,拓本流传较多,常为历代书家称道者,不过三四十种,可知唐碑虽多,见者犹少。近代影印碑帖,既不失真,又复美观,机轮乍转,化身千百,更较椎拓为便捷,应该有大量的汉唐碑版,流布于世。但是我们今天能得到的著名碑版影印本,仅仅集中于最脍炙人口的几十种。有许多极好的唐碑,一般临池家非但没有见过,抑且没有听说过。我以为这是书法艺术观摩的一大缺憾。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编了这部《唐碑百选》。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图谱》,将每一个碑的字迹选印二至四页,聚一百种唐碑的书法于一编,其中有半数以上是从来没有印本的,这样可以使临池家对唐人书法扩大眼界,有助于笔端变化。第二部分《叙录》,是对每一个碑的文字介绍。先是《解题》,简

要地介绍了这个碑的内容及渊源。其次是《集评》，辑录唐宋以来诸名家对这个碑的评论，限于书法品藻，不及其他。这样的以碑为纲的书法集评工作，从前没有人做过，使我们对历代书法理论的研究，常感到许多不便。现在我试做这个工作，自觉不无一点贡献。不过这是草创工作，限于知见，遗漏尚多，还待随时补苴。

这一百种唐碑的选录标准，首先是原石犹存，有拓本可得。其次是字迹工妙，有代表性。或者字迹特异，可以备唐碑之一格，例如碧落碑。李北海、颜鲁公、柳公权碑刻甚多，则斟酌前人评论，参以编者鉴别，选其数种，以为代表。至于著名唐碑，原石久佚，仅存孤拓，如温泉铭、孟法师碑、罗池庙碑之类，虽有影印本传于世，皆不入选，此所以标识本书之时代性也。

(刊于 1.7)

法国总统致杨绛

〔法〕希拉克

杨女士：

得知您先生的过世，我感到十分沉痛。

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优美，善良，开放和谦虚。

法国深知这位 20 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自三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正如您知道的，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

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杨女士，我希望在这一不幸中分担您的痛苦，并以法国人民和我自己的名义，请您接受我的深切哀悼之情。

雅克·希拉克

巴黎，1998 年 12 月 24 日

（刊于 1.7）

亦师亦友说谢晋

张贤亮

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饥饿的犯人们都被赶出号子,分组排队到打谷场上。稍有力气的还搬块土疙瘩当凳子,疲惫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则干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团,挂在土墙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样晃荡,电影的画面真可谓“地动山摇”,但我却被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所感动。支离破碎的影片怎能让饿着肚子的人暂时不饿?就因为斑驳杂色之中有一股“气”,有一种“神”,如同一幅成为古董的国画或拓片,时光不能磨灭其间的神韵,这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理。从此,谢晋这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

二十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灵与肉》请李準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虽然平反后的两年间我已获过文学奖,见了一点世面,认识了一些文坛宗师,但谢晋来找我,对我来说还是另有一番意义,“久仰”二字决非空泛之词。见了面,他对小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

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今天,也许我在中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站得住的人物,但十七年前,刚刚走出劳改队,精神和神经仍是“弱不禁风”。电影的“受众”比起小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以后和谢晋的交往频繁起来,年年要见几次面,于是大致知道他是怎样走过那条并不比我轻松的道路的。关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谈,倒是从李準老师那里听来的多。每一件事都让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他与我对比,他虽然侥幸没进过劳改队,但在“大牢笼”中,其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準老师每讲一事,我总想:我要碰上这事我能挺得住挺不住?老实说,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难挺得过去。八方风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忧,生活中所有的遭遇无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支撑,整个人生都是那么无助和绝望,而在这种境遇中还要生产一种称为“精神产品”的电影,如果不是将电影艺术当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过去?这不由得令我对他又产生了几分崇敬。

九十年代初,有些报刊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